

百年《百喻经》

◎ 计 纬

《百喻经》，是一本鲁迅先生喜爱的书。围绕着阅读此书及相关版本情况，在此与各位分享。

这部书产生于六朝时代，距今已有1500年左右的历史。只是以前一直收在大部头的经藏之中，不怎么显赫，直到1914年鲁迅先生为其母亲花甲祝寿施银，请金陵刻经处雕版，《百喻经》才进入更广阔的文化领域，百年来不断地为读书人所瞩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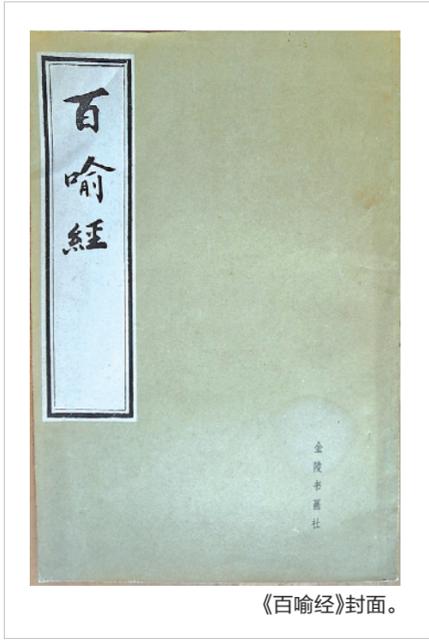
《百喻经》，鲁迅视它为寓言。寓言、故事，是世界各古老民族都有的，是民间文艺的源头。

鲁迅刊刻《百喻经》看似随意，实则体现其独具的慧眼。整部书号称由一百个（实际98个）相对独立的短篇小故事组成，故事之后，阐述经义，与《伊索寓言》的形式相似，语言通俗，中等文化的人基本能读懂，其内容蕴含了文学、哲学、民俗等领域的许多真知灼见。

刻好的经分上下两卷，一薄册，中式双折页纸五十六叶，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毛边纸刷印，线装，末页印有刻经处的说明：“会稽周树人施洋银六十元敬刻此经连圈共计二万一千另八十一一个印送功德书一百本余资六元拨刻地藏经十轮经”。由此，这部书经了鲁迅的手，竟成为了新文学的新善本。

鲁迅对《百喻经》的喜爱很自然地影响到了周围的朋友，文学青年王品青用现代汉语的标点符号将这书点校了一遍，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铅字排印，穿心纸订，加仿雕版的栏界等格式，依然线装，书名改为《痴华鬘》。书前有鲁迅于这年5月用文言写就的一篇短序，语言简捷、纯正、刚劲。鲁迅明确地说，此书就是古代寓言，古印度的寓言“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唯《百喻经》最有条贯，鲁等“爱其设喻之妙”，而不喜欢其“教诫”，所以只保留寓言本身，说理全部删去，又因为经末有题记：“尊者僧伽那造作痴华鬘竟”，认为《痴华鬘》应为本书的原名，故予以“回复”云。

到20世纪40年代末，更甚一步，“鲁门弟子”冯雪峰，因为“喜欢这些尖锐犀利的寓言，认为也可以重新推广而为我们所应用”，于是用白话文将这些寓言故事重述一遍，题目重拟，文字“不免根据我个人的见解和渗入我个人的情感，这样，这些故事的气氛和面目已经和在《百喻经》里有些不同了……”



《百喻经》封面。

冯所据为“鲁刻本”，他在上海佛学书局买到的，其时鲁迅已谢世十年多了。冯的文章先投给报社，后整理一遍取名《百喻经故事》，上海作家书屋1949年2月出一单行本。

50年代，文学古籍刊行社发起“重印文学古籍”，出了许多好书，其中就有《百喻经》。文字是根据金陵刻经处的本子重排的，每页有栏有界，仿雕版式直行，有断句，封面为传统的花卉连续图案，赭色，左上方的墨笔书名，似是沈尹默先生的字迹。书不厚，大32开本，设计得古雅大方，舒朗悦目，堪称善本。

那原刻的一百本《百喻经》和北新后印的《痴华鬘》，经数十年的战乱，如今说它稀如星凤也不为过，就连后面的两种也不多见。前二者，唐弢各藏有一部，一为黄裳所赠，一为许钦源代购，他在《晦庵书话》中一并介绍过，身后捐给现代文学馆了。

这两部书我也有，当然不是原版原印。

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在刻经处残存的版片中，居然发现了当年鲁迅施银镌刻的《百喻经》完整版片，乃于1981年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重新刷印。书前加了当时在宗教、学术、艺术界都德高望重的赵朴初“辛酉端节”撰就的《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也是雕版印刷，共二叶，余均仍其旧。在青岛湛山寺，我遇到了原版后印的《百喻经》，封面瓷青纸，内页宣纸，堪称纸墨精良。《痴华鬘》是1985年上海书店影印北新本，列入该店为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而印的“鲁迅作序跋的著作选辑”系列，小32开薄薄的一册，文字、栏界均缩小蓝印，封面亦影印，外面加了统一印有鲁迅肖像的封套。

文学古籍本我也有幸遇到了一册，书品极好。冯的“故事”本初版没见过，却买得一本1980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印本，简体字横排，小32开，也还雅洁。虽然没有明说，但我估计，也是为纪念鲁迅100年诞辰而出的。那一年的纪念活动搞得隆重，就连金陵书画社也“据一九一四四年秋鲁迅施款刊印金陵刻经处藏版原寸影印”了一本《百喻经》，平装本，封面仿瓷青纸，印上了赵朴初的题签，古雅可爱。唯书前的“出版说明”有小疵，里面提到冯雪峰的《百喻经故事》，却把它的出版说成“一九八〇年，雪峰又据《百喻经》中的寓言，译成白话，题名《百喻经故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或者是那时还有顾虑，不敢提新中国成立前，或者是没见到初版本吧，而冯雪峰1976年就去世了。

有这几个版本，我就非常满足了，阅读、收藏都适宜，闲来取书翻翻，一个个小故事，有的闪烁着智慧之光，启人思考，有的像笑话，令人捧腹，总体上说，文字浅显通俗，所以鲁迅倡印的两种都不加注解，可是也还有个别的难解之处，如《以梨打破头喻》，不免使人纳闷：“梨”能把人的头打破？难道古印度的梨，异乎寻常地坚硬？好在后来我又遇到两本书，这些疑问大都迎刃而解。

按出版顺序，荆三隆、邵之茜的《百喻经注释与辨析》，1998年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周绍良的《百喻经译注》，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若按写作顺序，则周著写于1981年，鲁迅诞辰百年之际，要早于荆、邵。

周先生在敦煌学、红学、俗文学等领域都有

成就。周著以鲁迅刻本为底本，注释颇有一针见血，金针度人之胜，有的条目实际上校勘、考证也在其中了，比如我一直不解的那只能打破头的梨，周先生说：“‘梨’疑当作‘黎’。《康熙字典·禾部》黎字注引《六书正讹》云：‘黑木名’。或应作‘黎’，同书草部黎字注引《尔雅翼》‘黎，茎叶似王刍……又可为杖’。这里应作木杖领会。”您看，这不就豁然明朗了？

荆著是以《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收的四卷本为底本，注释略宽泛，每条经后有“辨析”，是以这个故事为基础，联系佛学、文学、历史、民俗，乃至医药、武术等学科，写出一些心得，重在对比法的辨析，比如经中“篇幅最长的比喻故事”《五百欢喜丸喻》，作者析道：“结构上环环相因，层层推进，由妇夫到奉命出使，从妇做毒饼到夜宿林中的因祸得福，进而因势利导，享荣华于他乡，接着又语对旧臣，气压众妒……一环紧扣一环，形成了全文故事情节的波澜起伏，最后又由这种波澜的跌宕，带出文章境界的自然转换，引出了喻譬佛理的议论生发，连用八层比喻，一气呵成。全文用笔从容道来，开合有致，显得游刃有余，并逐步渡渠过道，牵引读者进入觉海慈航求证佛果的题旨”，颇能给人以启发。此书任继愈题签，装帧等还好，周著则从封面到内页的设计，包括某些字体的选用，都极不讲究，可惜了那些内容。

撰此文后一年多，遇张友鸾先生的《古典编余录》，其中有一篇《〈百喻经〉和“痴华鬘”》。张先生认为，《百喻经》又名《痴花鬘》，可能源于《出曜经》卷二十四“痴公主要取水泡做花鬘的那个寓言”。大意是：一个国王很疼爱的痴公主，下雨时看见水泡很喜欢，要国王叫匠人给她用水泡编一个花鬘。国王说，那不能。公主就要寻死。国王没有法子，只好找一些巧匠来，要他们想主意，若编不成水泡花鬘及一齐杀头。那些匠人只好等死。有一个老匠人说，我能，公主听了，亲自来看。老匠人请求公主，说我会编花鬘，但不能辨识水泡的好丑，请公主自己捞取水泡，交我来编。公主捞一个，灭一个，捞了一天也没捞到一个水泡，只好愤然作罢。这个故事，题记提到了，却不见于正文。张先生怀疑可能原来是选有的，后来刻漏了。现在的这个本子，上卷寓言五十个，下卷四十八个，显然是少了两个，也许“痴花鬘”正在少的那两则里面。

“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读汉乐府名篇《上山采蘼芜》

◎ 冯震翔

汉乐府名篇《上山采蘼芜》大部分以对话写成。诗中的信息极尽简省，但却又相当具体，因此赋予了文本丰富的解读路向——认为“故夫”始乱终弃却又后悔者有之，认为二人分离本不自主而是出于家长意志者有之，认为“故夫”因唯利是图所以才留恋前妻者有之，甚至有人认为“蘼芜”在古时被认为可使妇人多子，因此暗示着女子是因无后被夫家所弃，但这一点却在后文中缺乏照应……总之，诗的中心意指并不隐晦，但两人偶遇后的简短对话却包含着深广的事件背景和情感背景，正是这背景的主干乃至细节，让历代读者们歧见迭出，众说纷纭。

我阅读这篇《上山采蘼芜》时，竟与读两千年后美国作家海明威创作的短篇小说《白象似的群山》有莫名的相似感受。

我且将吴晓东教授在一部小说学著作中，对《白象似的群山》的介绍与赏析摘录如下：

《白象似的群山》堪称是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的经典……小说情节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个美国男人同一个姑娘在一个西班牙小站等火车的时候，男人设法说服姑娘去做一个小手术。是什么

手术小说没有直接交代，但有经验的读者能够猜出是一次人工流产。

整部小说基本上是由男人和姑娘的对话构成……运用的是很纯粹的限制性的客观叙事视角，就像一架机位固定的摄影机，它拍到什么读者就看到什么，没有叙事者主观的评论和解释，叙事者是非全知的，小说是限制性叙事。叙事者知道的几乎与读者一样多。

《白象似的群山》绝不是一篇道德小说，而是一部情景化的具有多重可能性的小说。在所有的评论中，最有眼光的是昆德拉的解读。在汉译《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花了近十页的篇幅讨论《白象似的群山》。他认为，在这个只有五页长的短篇中，人们可以从对话出发想象无数的故事……小说的情节得以多重地猜想下去。而人物性格也同样有多重性……更重要的是小说人物对话背后的主观动机是被隐藏着的。海明威省略了一切说明性的提示，即使我们能够从他们的对话中感受到对话的节奏、速度到底是快的还是慢的，语调是讽刺的，还是温和的，也无法判断真正的心理动机。

那么，我们关于《白象似的群山》的各种判断

和猜想，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呢？昆德拉最后下结论说：“隐藏在这场简单而寻常的对话后面，没有任何一点是清楚的。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说和那个美国男人所说的同样的话，任何一个女人都可以说和那个姑娘所说的同样的话。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或者不爱她，她撒谎或是诚实，他都可以说同样的话。好像这出对话在这里从世界初创之日起就等着有无数对男女去说，而与他们的个人心理无任何关系。”可以说，这是一个可以多重讲述的故事，可以一遍遍补充不同的前因后果进行不同的阐释。我们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前因后果将其演绎成许多不同的故事。

《白象似的群山》启示我们，小说自身的本质界定或许正是与人类生存境遇的丰富性相吻合的。小说发现的正是生活的初始境遇，正是大千世界的相对性和丰富性。这里面有一种情境化的美学可以总结。

汉代的乐府诗歌与20世纪的小说，二者的时空距离可谓天荒地远。但正因如此，阅读两部文本时产生的相似感受更让我感到惊异莫名。

我当然不相信汉代的乐府作者会故意演绎出

“多重可能性”，以此来展示“人类生存境遇的丰富性”和“大千世界的相对性”。不过，当乐府作者秉持着早期诗歌质朴的叙事性思路，努力将一段蕴含着丰富背景的人物对话进行剪裁修正、以将其安放入合乐演唱、字数齐整的诗歌体例和有限的诗歌容量之中，其呈现出的阅读效果，与若干世代之后地球另一侧的外国小说家刻意截取生活片段并以极尽俭省的方式叙述从而形成的作品，确有内在暗合的可能性。须知，这种相隔几千载、跨越了半个地球的文本相似，本身就是“人类生存境遇的丰富性”和“大千世界的相对性”的体现。更何况，《上山采蘼芜》的现代色彩并非孤例，汉代乐府中还有《十五从军征》这样充满戏剧张力和悲剧色彩并透着人生虚无等诡异底色的作品。

别后又重逢，新人成旧人，本是诗歌的常见题材之一。《上山采蘼芜》出现500年后，南朝诗人柳惔也有一首题材相似的诗作。诗的时空背景换成了春意正浓的江南水乡，对话者的心境依然朦胧如雨，他们的情感背景却有了明确的指归。或许，《上山采蘼芜》中曾流露出的神秘的现代气息已难在后世的同题诗歌中复现，取而代之的是充满古典东方韵致的唯美与怅惘。

一张报纸

一本刊物

一份情怀……

征订热线：85847969 83862661

财经日报

商周刊
BUSINESS WEEKLY